



鬼谷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著

新文藝出版社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

鬼

谷

沈 慧 譯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羅馬尼亞現代優秀作家伊昂·阿季比錫亞努的三個短篇：鬼谷、國家主義者和非非麗亞格。真實地反映了羅馬尼亞的人民生活，並對舊社會進行了尖銳的諷刺。

鬼谷描寫一個心地狹隘，借入迹罕到的一個狹谷，故弄玄虛的管林人，由於妒忌而陷害了一個想去打破“鬼谷”秘密的青年人，後來這個管林人自己心中有鬼，跌死在“鬼谷”里。

國家主義者描寫一個羅馬尼亞的政客，怎樣招搖撞騙的丑惡面目。

非非麗亞格敘述一個性格剛強的舊鄉村婦女，怎樣跟生活和周圍的剝削階級進行頑強的鬥爭的故事。

Ion Agirbiceanu

Devil's Ravine

根據 Rumanian Review 1955年第3期英文版譯

鬼 谷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著

沈 慧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5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4 字數 28,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8) 0.12元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名譽院士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是羅馬尼亞現代優秀作家之一。他開始寫作的時候是一位牧師。他於一八八二年生在外雪爾凡尼亞中部的一个鄉村。八十卷散文作品，加上許多發表在各種刊物上的作品，就是他五十年文學活動的偉大成就。那些形式主義的批評家，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加以輕視，給以很低的評價。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是林戶的子孫，他在鄉村度過他的幼年生活。鮮嫩的春草和芽兒早發的幼苗的芬香，令人陶醉而帶有鹽味的新翻的泥土氣息，巨風襲卷森林的雄壯的歌聲，以及微風吹動的顫抖的樹葉，象一片絮語的海洋，所有這些對自然力的精細的描繪，使得他早期作品更有熱情，更為生動。當他作為一個牧師，住在山村的那些年代，那里有貧困的受折磨的，在漆黑的金礦里向地下挖掘的礦工，在外雪爾凡尼亞的其他鄉村里都住着一些文官。這些情景都重新栩栩如生地出現在他的作品里。阿季比錫亞努的作品既是熱情的詩篇又具有深邃的現實主義。他描寫了上世紀末期外雪爾凡尼亞的鄉村和城市的生活。那里有沉悶的古老的房屋，在拱形的圍牆下的堅實的大門，住在里面的都是一些精神給枯燥無味的日常生活搞得麻木木的小市民，房子里總是發散着陳旧發霉

的东西的刺鼻的气味。他描寫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羅馬尼亞的生活，以及人民為爭取更好的生活所作的激烈的鬥爭。我們指的是他那些收在南神父，綠馬車，恐懼，蜡製品，失望等集子中的短篇小說。

阿季比錫亞努最擅長寫小說。這些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故事，把普通人民的可憐的世界帶到羅馬尼亞文學中來，特別是具有各種特色的鄉村生活，大大小小的憂慮，暗淡的生活，侮辱和屈從，但是也有窮苦人民起義的激昂慷慨情緒，他們雖然還認識不清，却已意識到有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在剝削他們。這些故事中有些常常帶有幻想的成分。處處顯出作者在用字造詞上的工夫，他吸收了農民口語的比喻和想象，使得它們在文体上以及結構上都很象民歌和民間神話。鬼谷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故事。

其他的故事也都表現了作者那種作為描寫能手的不平凡的才能，他所描繪的東西幾乎就是一些縮影。他具有那種以描寫大自然來烘托故事的技巧，把大自然作為一種背景，跟故事的結構有機地交織在一起。他具有那種給令人難忘的典型人物賦予活力的力量。例如，菲菲麗亞格就是屬於這一類。

在那些描寫城市生活的小品和故事中，作者對社會上的事物進行了批判和無情的諷刺。在這些作品中，阿季比錫亞努用敏銳的眼光描繪了微瑣的虛偽的野心家和市儈（例如國家主義者），群眾的痛苦，那些在戰爭中殘廢的人們的悲劇，他們被拉到戰場上，却不知道為甚麼而戰。

阿季比錫亞努的小說是從那種表現在他的故事中的社會現實里吸取到它的生氣的。但是，在大型的故事中和描寫巨

大的斗争場面上,作者的筆力还不够准确,他的批評的观点还多少被福音傳道的訓誡和牧师的道义所模糊。自然,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畢竟是輝煌的躍現出來的。

天使長(一九一五年),聖彼德的符契(一九三四年),宗派主义者(一九三七年),是描寫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代外雪尔凡尼亞生活的真实的文献,也是作为小說家的阿季比錫亞努文学活动的登峰造極的成就。

总的說來,阿季比錫亞努的令人感动的作品是陰沉而又辛酸的,正如他的正面人物的憂郁的生活消失在旧政权的悲哀中一样。不过,在他的藝術作品中,却有力而勇敢地閃爍着追求生活,充分信賴生活的那种永恒制勝的价值,和它那种無窮的优美。作者热爱生活,他知道藝術和一切真实的作品一样、能够丰富生活。因而,阿季比錫亞努認為作家有一个使命、一个應該給我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增添一点东西的使命。

目 次

伊昂·阿季比錫亞努..... 1

鬼谷 1

國家主義者..... 16

菲菲爾亞格..... 21

鬼 谷

在布罗斯坦尼村附近的一座古老的森林里，有許多找不到出口的山峽，許多深谷，許多絕壁，都大張着口，好象許多魔鬼的嘴似的。如果你騎馬沿着它們的邊緣走去，馬會迎風略為把頭一抬，豎起雙耳，過一會才又平靜下來。如果有獵犬跟着追蹤獵物，跑到這些絕壁的一個邊緣，它們就會用鼻子嗅了一嗅，然後毫不戒懼地繼續追蹤。但是再往前走，到了森林的深處，叢林茂密的纏結在一起，陽光從樹蔭密葉里象白絲綫似的漏下來，但不能完全照到地面上；你的馬到了這種地方，它就要噴响着鼻子，踏着蹄子，站在那兒一動不動，直打寒戰。到了這個地方，獵犬也不追蹤了，它們淒慘地嗥叫，听任獵物躲到進不去的叢林里。寒冷的黑叢林中，發出一種奇怪的難以捉摸的聲音，給你一種怪誕的恐怖的感覺。

鬼谷躺在沒有人踏過的深處，周圍盡是叢樹，陡急的斜坡上，也被包圍在同樣密集的矮叢林里。長在峽谷深處那些看不見的莠草和野花，發出刺鼻的氣味，充滿了鬼谷的四周，就象融化了的磷氣味一樣。

從來沒有人到那里多停一下。人們說，那里是鬼魂出沒的地方。早在土耳其人的時期，那里就埋藏有寶物，寶物都交托給那惡魔照管。只有老年人才記得鄉村里有一個名叫格拉西姆的小伙子，他有一次胆敢象蛇一樣爬進了鬼谷。

格拉西姆是村里的一个牧童。当他在森林边附近放牧的时候，总有一只母牛或者一头小公牛迷失到樹林中。一个年紀比较大些，名叫帕斯科的看林人，总是尾随着格拉西姆。不出一天工夫他就擄到他一头牛，不到一天工夫他們就要爭吵一次。帕斯科因为怕格拉西姆那只帶鉄釘的棍子和他那强壮的臂膀，因此他不敢把那只牛赶到村里去。格拉西姆扎了一条寬皮帶，皮帶上裝飾着閃亮的扣子，他在皮帶里还藏着一支生鏽的手槍。

他常常对帕斯科說：

“媽的，老表，你若是沒有胆子把我的牛赶進村里，为什么不讓我安靜点？为什么你总搞我的鬼？”

他們並沒有親戚关系，他叫他老表，那只是格拉西姆称呼別人时候的一种習慣。

这个看林人嘲弄地瞞着他，然后退回樹林里去，剩下格拉西姆孤独地在思索。他在想念着村庄里一个姑娘，克魯茜达，他整天都在想念她。克魯茜达是村里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兒，格拉西姆下定了决心想和她結婚。姑娘並沒有拒絕他，相反地，她用眼睛鼓勵着格拉西姆，并且告訴他很多話。但是他完全明白一个牧童是不可能高攀这样一个有錢人家的女兒的。

他就这样整天盤思着，因之他的牧群也許就要迷失到森林中去了。帕斯科老是在他身边，对他說來，倒是幸运的，因为帕斯科会把那些迷途的牲口赶出林地，把格拉西姆从幻想里驚醒過來。此外，幸虧格拉西姆还有一条狗，戴安娜，它永远不离开它的主人，永远也不会背弃他。

有一天，牧童在找不到其他出口的时候，他就問帕斯科

說：

“我問你，老表，你覺得鬼谷怎麼樣？”

“唔！”帕斯科嘲笑地看了他一眼，答道，“我知道总有一天你會來問我關於鬼谷的！”

“你知道，很好，那現在就請你告訴我吧。你照管這整片森林，你會知道的。”

帕斯科的灰色小眼睛閃出光彩來了；他的瘦小的身上，貫穿著一種看得出的戰抖。

“格拉西姆，那里有很多錢財，”他大聲說，“那里有許多寶物，只要你拿到其中一件寶物，你就會比克魯茜達的父親，斯丹老頭闊一百倍。”他笑了，他的微笑似乎滲出毒素。格拉西姆的面色馬上陰沉下來了。他想着，這個人的身上隱藏有一個壞透了的魔鬼。他從來沒有從他嘴里聽到過一句好話。

強壯的牧童拾起他的棒子，邁着踉蹌的步伐，懶散地搖搖擺擺走到牛群的後面。他剛才讓一種不愉快的心情刺痛着。他對自己說：“看林人是因為克魯茜達才仇恨我。”當這種思想在他的心上堅實的生了根的時候，格拉西姆立刻停下來，象樅樹一樣又僵又直。他車轉身子，尋找看林人，臉上並沒有一點恐懼或發怒的痕迹。但是，看林人已經消失在樹林里，如果他在身邊，格拉西姆就會對他說：“老表，你准是瘋透了，為什麼我和克魯茜達的爱情，就象是你的眼中釘？”但是，因為看林人不在那里，格拉西姆便去找他的牛群了。牛群在遠處的小山下面，好像是稀疏的很大的白色斑點。

他一路蕩去，他的眼睛細看那鮮亮的綠色草地和無數的啃過的葉根，象許多針一樣，這時，格拉西姆想起了村莊里發

生过的許多事件。

去年冬天，在婦女們之間曾經流傳着，帕斯科要變成很有錢的人了。森林的主人男爵，打算給他一塊農場作為他的忠誠服務的酬報。謠傳說斯丹很想讓他和克魯茜達訂婚。

格拉西姆想起在星期天村莊的舞會上，每當格拉西姆和斯丹的女兒跳舞的時候，帕斯科面色就顯得很凶狠。

他越想到這件事，他越覺得看見了看林人那付冷酷的凝視，老是在他的眼前。但是他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回憶都湧到他的心上。

他有时候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象看林人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傢伙是不能夠阻礙他和克魯茜達的愛情的。現在他後悔向他詢問鬼谷的事情。帕斯科能知道什麼呢？他曾經到過那個可怕的地方嗎？真傻！

“用不着你幫忙，我也会去那兒看個究竟。”格拉西姆高聲說着，好象他在和看林人本人講話似的，然後他抗起棒子，用不太高的聲音唱起來，趕上他的牛群。他剛好想起一首舞曲的詞兒：

如果我的名字是格拉西姆

每個女孩子都會喜歡我，

可是我的名字是馬爾克，真傷心！

姑娘們全都躲开了我。

“女孩子們的確躲開他象躲開魔鬼似的。”牧童在想着帕斯科，他這樣高聲地對他下了斷語。

*

*

*

施洗約翰節^①和那些給人們投到屋檐上，看誰能活到明

年的黃花圈一起過去了；聖彼德節和那些凋謝的蘋果一起過去了；可是格拉西姆還是沿着森林的邊界在放牧，而越來越感到沮喪。他不能夠到鬼谷去探險。克魯茜達也告訴過他她怕會有不幸。她恐怕她家里會把她嫁給帕斯科。人們傳說的農場，男爵已經把它給了帕斯科。在施洗約翰節的前晚，格拉西姆曾經到克魯茜達的家里去看她。她把花圈擲到房頂上，當她叫着格拉西姆的名字的時候，施洗約翰節的花圈却慢慢地轉動，很緩慢地從房頂落下來，落在克魯茜達的腳邊。

天氣寒冷，又潮濕又陰郁。濃密地籠罩在田野的上空並遮蓋了樹林的低霧，變成一種灰蒙蒙的毛毛雨。老牛在靜靜的吃草。常常有些牛發出拖長的叫聲，或者踩着濕潤的蒿草，準備角鬥。從很早的早晨，牧童就在看着它們吃草，多少張嘴嚼過的小草，發出輕柔的歌聲，使得他昏昏欲睡。

終于，有一天天氣晴朗起來了。天空展開一片廣闊的蔚藍的顏色，潮濕的田野在陽光下閃着光。同時，憂郁也從牧童的心灵里消散了。仿佛他在整個霧季所醞釀的計劃，現在突然看見它已經具有清晰，明確的型式了。

第二天他把弟弟帶來幫他一起看牛。在家里他說現在已經發現了叮牛的蠅子，他一個人沒法辦。弟弟十五歲，是個極為熱心的小伙子，有了那條狗，戴安娜幫助他，他完全可以看守整個的牧群。

“你看着牛，”格拉西姆對弟弟說，“我到林子里去找蘑菇，下過了雨那兒一定會長出很多來。”

森林把他吞沒了。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走進森林里去。森林都是貴族的產業，走來走去的只有看林人和野獸。格拉西姆勇敢地朝東走進森林的腹地，據說鬼谷就在那个地方。森林里的空气潮湿，陰冷，地氈似的叶子上，悄悄地陷在牧童的脚步里。小鳥在樹枝間穿行，好象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托着；上边樹蔭的深处，成群的昆虫嗡嗡的叫出一大片声响。偶然，一只較大的鳥飛向空中，翅膀緩緩地扇動，使得樹枝搖擺起來。

格拉西姆虽然心上千头万緒，他却試圖使心里變成一片空白。他竭力想着上帝就在他的身边，万一有需要的話，上帝是不会拋棄他的。

森林里根本就沒有所謂道路。牧童一直朝着他開头的方向走去。他越是深入那个由許多長着大瘤似的樹皮的粗密的橡樹干守衛着的要塞，越是覺得森林里很寒冷，越是覺得樹林里靜得可怕。如果他迷了路，在这个荒涼的地方过夜可怎么办呢？

但是格拉西姆不願意想到這樣的事。也許不出一個月，或許不出一个星期，他們会把克魯茜达許給看林人了。不过，一想到藏在鬼谷里的宝物，他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不可遏止的勁頭，要把它們全部挖出來，立刻搬走。

有一种強烈而特別的气味鑽到他的鼻孔里，那一定是正午時分了。他朝四周注意地審視一下，看見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叢林。他停下來，試着想他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發的，已經走了多久了。

“这一定就是鬼谷。”格拉西姆說。他划着十字后，就再也不耽擱地直冲進了叢林。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怕找不到

那些埋藏着的宝物。他越向深处走，越是迫近地爬向那个他觉得就在前头的絕壁，而他的思想也越發坚定：“多少人都害怕这个鬼谷，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是叢樹非常的密，雜草很高而已。”

但是，忽然他脚下的土地融化了；他在樹叶的床上滑行，随后就直往絕壁下去。一切都变成松软光滑，使得他头昏眼花。这个無底洞的圍牆，原來是隱藏在一層叢樹和死叶子的下面的，牧童覺得他自己在这个鬼谷的底里迷乱而又恐懼。

他觉得就象他剛才滑到谷底里一样，現在他脚下的大地好象裂开了，把他吞沒了。接着他覺着，他听見从那圍着灌木叢的山崖的上面發出一種尖銳而邪惡的笑声。

他已經到达了目的地，但是那个谷很長，它把滿是樹叢的山分开得很寬，使格拉西姆感到很沮喪。他要在哪里找宝物呢？在哪个方向呢？当他站在那里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好象又听到叢林上面同样的笑声。

現在他不得不想到一条出路了。第一次的冒險已經够了，他已經發現了鬼谷的所在地。但是他要走出去还有一段更困难的时间咧，如果沒有他那只帶鉄釘的棒子，他准沒法逃出去。

第二天，看林人从叢樹中出現了，他的小眼睛閃着光：

“格拉西姆兄弟，你的精神不錯吧？”

“你問那干什么，老表？如果你看到我直挺挺的死了，我知道你是不会悼念我的。”

“对啦，兄弟！可是我想問你，你昨天在鬼谷里找到了什么？”

格拉西姆驚訝地望着他。昨天森林里一个人影子也沒有，

那末帕斯科怎么会知道呢？

“牧童，我要給你一点善意的忠告，你不要去管森林里的秘密，否則，你也許要吃苦头。”

格拉西姆什么也沒有說。那天晚上他去拜訪村里的老人并且把秘密告訴了他。

“我知道宝物在那里，”老人說，“宝物都埋在一棵樹樁的下面。一定長滿了雜草，齐胸的泥土也一定变硬了。不过，孩子，我要是你，我决不到那兒去。那些錢上有很厉害的邪气，异教徒的邪气，即使有人能把它挖出來，那也不会給他帶來幸福。”

不过經過牧童的恳求，老人把詳細的情况都告訴了他。格拉西姆和老人談了很久。他离开的时候，天已經十分黑了，走到籬色轉角的地方，他想着他仿佛看見兩只眼睛象狼似的閃閃發光。

老年人說就在第二天大清早，看林人帕斯科背上挂着一支來福槍到森林里去了。那个禮拜五，天气又寒冷又潮湿。濃厚的云在上空滾动，好象它們在把整个天空拖着走似的。那个貴族的森林暗得象在黄昏中；鳥也沉寂無声，只有猫头鷹在樹干上嘍嘍的叫着，象猫叫春的声音。不时有象打鹿的彈子一样的东西从橡樹纏結着的簇叶頂上落下來。在湿漉漉鋪着枯樹叶的地上，黄色帶黑点的蛤蟆，用油光光的長后腿向前跳着。也有时候从灌木里竄出來一只兔子，它一听到最輕微的声响，就猛地停下來，瞪着它那玻璃似的轉动着的眼睛。

濃厚如烟靄似的霧，弥漫在整个鬼谷的上空。但是格拉西姆并不理会这些情景。他在深谷里，用步子量着老人告訴

他的距离。当他想到他已经发现了那个地点的时候，他就把口袋和上衣挂在矮树枝上，拿出他的工具，扒开树叶，开始挖起来。土是黄色的，胶粘粘的，顽强的粘在铁鏟上。他不得不一再用手把它弄掉。接着一股苦辣辣的，使人作呕的气味刺着他的舌头和他的口腭，弥漫到他的周身。

现在，他的额头渗出点点的汗珠，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突然有了一种他是在挖掘自己的坟墓的模糊而荒唐的感觉。

但是，他因为想到了自己的运气，又提起劲来了。他觉得宝物就藏在这个地方；他下定了决心，不管要费多大的工夫，他不找到宝物，就不离开鬼谷。

他弯着身子站在那里，突然吓了一跳：他听到近旁砰的一声。它究竟是从上面来的还是从地下面发出来的，他说不清。但是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一种压抑的声响。

这是好兆头呢还是危险的信号？牧童抬起右手划着十字。不过就在这时，临近什么东西砰的一声，格拉西姆便脸朝下跌在他自己挖掘出来的黄粘粘的坟墓里了。

* * *

那天晚上，格拉西姆的弟弟徒劳地等着他从森林里带着蘑菇出来。这个孩子呼着他的狗，要它吠，直吠到树林发出回声。夜降临了，他不得不把牛群赶到村里去。当他刚要跨过“大山”的时候，看林人迎面走来了，他的背上挂着一支来福枪，枪头挂着一只野兔。

“小麻雀儿，就你一个人吗？”

“是呵，哥哥找蘑菇去了，还没有回来。”

“还没有回来？”

“没有，”孩子说，“我现在把牛赶到村里去，他会平安回来的。”

“你相信他会平安回来。”帕斯科露着牙齿冷淡地说过后，就走开了。

但是，可憐的格拉西姆并没有回来。年老的人们都说，那时村子里的人都很悲痛，因为格拉西姆是一个好人。每个人都认为他一定是死在鬼谷里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到鬼谷去找他的尸首。那时候布罗斯坦尼村住着个不怕鬼的老牧师。

“基督徒们，”他对乡里人说，“我们不该让这个人的尸首在那里喂鸟儿，让野兽去啃他的骨头。谁愿意和我一起去，帮着把他抬回来？”

但是，基督徒们都不敢去。只有克鲁茜达，牧童的父母和弟弟第二天早上跟着牧师到森林去。牧师带着圣水，当他走进森林的时候，他把圣水向地上洒成十字形。他们都默默地走向绝壁的边上。

当他们发现他直挺挺的躺在那里，胸前一片血的时候，父母开始悲悼，认为他是让魔鬼给杀死了。

牧师说：“他不是魔鬼弄死的，是给什么人用枪打死的，”他觉得有一种奥妙的预兆。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等事。格拉西姆是独个儿在森林里找蘑菇的；人的眼睛怎能在绝壁底下向他瞄准呢？并且在整个村子里，他并没有一个仇人……

只有克鲁茜达听到了牧师的话，脸变成死灰色。格拉西姆那条狗，戴安娜嗅着它的主人开始嗥叫起来。

* * *